

## 「同床異夢」的中美關係

王耀宗

嶺南大學政治及社會學系副教授

### Abstract

China's active involvement in the global anti-terrorism coalition led by the USA is deceptive. Despite being one of the signatories in the Shanghai APEC meeting anti-terrorism communiqué, China's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with the US remain unchanged. Even in th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 both sides may not have the same understanding.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結束後，中美關係似乎重上發展的軌道。江澤民和布殊在會議期間言笑晏晏，大談合作之道。中國問題專家 David Shambaugh 在〈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文章，認為中美關係到了一個「質變化」的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中，雙方的手法及態度會更加成熟。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更加勇猛，她認為中俄美三大國在上海會議所簽署的反恐怖主義聲明，是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三方結盟之後的第一次再度合作，意義非比尋常，而且可以成為恆久的合作。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下，美國國務卿鮑維爾認為：不但冷戰時代結束了，而後冷戰時代也結束了。

但是，十分顯然，無論從美國及中國的角度來看，David Shambaugh 及賴斯的論斷都是太樂觀了。事實上，從頭到尾，在 9、11 事件後，中國對於參與美國所親領的國際反恐大聯盟，根本是疑慮重重，態度是「欲拒還迎」的。九月十一事件的翌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所用的字眼並沒「恐怖主義」的字，公開提及的只是美國受到暴力襲擊，其後，當美國意圖組織世界反恐聯盟以及出兵阿富汗時，中國的態度猶豫不決，並且發表貌似客觀的言論，要求有確實證據才可攻打阿富汗，需符合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發揮聯合國安理會的作用等等。

但是，中國變調迅速，反應敏捷；自九月二十二日，外長唐家璇在美國會晤鮑維爾後，即全面調正自己的立場，積極靠攏美國，以迎合布殊十月的上海之行，於是雙方反恐行動進入具體磋商階段。饒是這樣，當美國首次於十月八日開始空襲阿富汗時，中國外交部的聲明並沒有「具體地」支持美國的攻擊行動，而是「原則性」地支持，表示「中國政府一貫反對一

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支持聯合國的有關決議……避免傷及無辜的平民，希望和平能盡早得到恢復」等。

正因為如此，在經合會議之前的多次公開演講中，布殊從沒有多謝過中國。布殊當選美國總統後，將中美關係的性質從克林頓時代的「中美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移向「戰略競爭者」的關係，其實不過是較為準確地描述中美兩大國的後冷戰時代的關係而已。嚴格地說，克林頓時代的所謂「戰略性夥伴關係」根本是一個錯誤的名詞。每次江澤民或朱鎔基與克林頓見面，雙方雖然儘量營造友好氣氛，然而氣氛代替不了實際分歧，特別在台灣問題及人權觀點上。中國使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令克林頓接受台灣「三不」的觀點，但美國並沒有放棄「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這一原則，先進武器仍然源源不斷供應台灣。

布殊政府的鷹派顧問將中國定為「戰略競爭者」，是美國當前的主要矛盾；但是鴿派的鮑維爾也沒有跳入克林頓時期的觀念迷陣，他只是說中美關係不能用一個字眼可以形容，現狀遠比概念複雜得多。鮑維爾既非鷹派亦非鴿派，而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在解決現實問題上，他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反恐怖主義的問題上，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然而，雙方的基本矛盾格局並沒有改變。事實上，布殊在上海和江澤民的會談中，雙方只集中在反恐主義的問題上，而其他的重大問題，如：台灣問題、人權問題、武器擴散問題、導彈防禦體系以及中國參加世貿組織之後的各方面卻沒有論及。在這些問題中，每一方面的談判卻可以是經年累月的。特別在台灣和人權上，美國和中國的立場卻頗為遙遠。在台灣問題上，布殊已經從克林頓時代的「三不」政策倒退回「一個中國」的原則，這方面雖然令中國滿意，但是美國的第二條原則「和平解決」是台灣取得美國先進武器的政策基礎，令中國大為頭痛。人權問題也是雙方面分歧焦點之一。鮑維爾也表示不會因為需要北京合作反恐而減少批評中國的人權紀錄，雙方的爭議將會持續。在建立防導彈系統方面，目前由於反恐的迫切性，布殊也許會暫且放下計劃的進行，但是，長遠來說相信布殊不會放棄這個計劃。恐怖主義的襲擊來無蹤，去無影，沒有固定的戰線；而反導彈系統明顯地是針對中俄以及其他對美國不友好的擁有飛彈的國家。兩類戰爭是不同性質的，以美國之富強條件，當然有能力從事這

兩類不同性質的戰爭。當反恐戰事稍為淡化下來時，雙方之爭論可能再次蓬起了。

事實上，就算在反恐的陣營中，中美的聯盟也是不穩定的。對於「恐怖主義」的內含，雙方實有不同的理解。中國的外交聲明常常說「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活動」，其中的意義，值得再三咀嚼。其實，在「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中，中國將以色列攻擊巴勒斯坦的軍事行動也是列為「恐怖主義」活動的。對此，美國當然不會同意。如果將來中美關係轉壞，這項「一切形式的恐怖主意」的帽子，甚至可以戴在美國攻擊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上。中國文字之靈活性，實在存乎一心。

在反擊恐怖主義的前提下，中美雙方已經各取所需地賦予「恐怖主義」自己的解釋。中國迅速地將法輪功、藏獨及疆獨列為恐怖組織，未來更有可能將這項帽子送給台獨份子。而布殊立即對此有所應；在經合會議中，布殊針對性地中俄提出警告，不要以打擊恐怖主義為藉口而迫害國內的少數民族。

基於以上分析，中國藉加入反恐聯盟而能將取得政治利益，究竟有多少實在成疑。中國政府在國內鎮制異見份子不遺餘力，毫不手軟；然而在國際間，面對政治學者亨丁頓（S. Huntington）所稱的「孤獨的超級大國」（The Lonely Superpower）時，卻是忍聲吞氣、謙謙有禮。然而，套用一句庸俗唯物史觀的語句：歷史的發展不以人們的意志所能轉移，一個國家要維持超級大國的地位，另一個國家要奮力恢復十八世紀前泱泱大國的顯赫，其中文化經濟及政治傳統的分異，就決定了衝突的必然性了。